

管

子

權

管子權卷第五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明道民朱

長春

權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①八觀似韓子其時法家流為之其說計察其
文刻厲致無深遠音多索盡秦先文如是雄固

猶奇宥神王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

橫通

橫通謂從
有而通也

閭閻不可以毋闔

闔扉也

宮垣關閉

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

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

止閭閻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

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

姦邪之人慙慙

禁禦周固形勢不得為非則姦
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為慙慙禁

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

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

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

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為善猶入芝蘭之室不知芳之

為芳也。

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

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弇其迹

使民無由接於淫非之地。

既閉出非之門又塞生通之塗成罪之迹莫不

掩匿如此則自然端直欲

接淫非之地其路無由也。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

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

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

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墮以人猥計其野

猥衆也人以人衆

之多少計其野之廣狹也

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

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為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者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者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

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

桑麻易植也薦

子見反

草多行則六畜易繁也

薦茂也

莊周曰廉鹿食薦

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

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

賦征

閉貨之門也

無貨可出若閉門然

故曰時貨不遂

時貨謂穀帛畜產也

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

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

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

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官營大而
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官室屋衆而人徒寡
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困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
不足以共其費國倉所藏不足故曰主上無積而

官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

民家謂民家也

乘享者飾觀

望步行者襟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

本資謂修

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

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

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母度故曰

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為國之急也不通
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視
官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課凶饑計師役視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

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為

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少可以就山澤逐便

利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就原陸而山

澤有禁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

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

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

君臣好貨利則妨農功故其野不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

其藏者也。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賦重則粟

或遠人遠行而難來權也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

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

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亡其一

凶小凶三年而大凶。比三年不熟故曰大凶也大凶則衆有大

遺苞矣。時既大山無後高積雖相振什一之師，什

三母事，則稼亡三之一。師法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今乃十三而稅無事

經。世前作
計師及則外
師乃師役也
須與師役一
分別相違者

經而為二分
更十分中有
三春則事農
之人而止北
三之一矣

於稼稼亡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損

損瘠矣。既已亡三之一又無故積則什一之師。

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既師十一年而

當有餘食而不餘則以遇歲凶故也所以人有鬻子者通師三年不解比于

小山三年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

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

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

之上。凡此必資氣力則妨農事故故曰山林雖廣

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

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

正。

多大小大之正

。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

必多財然後成

非私草

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

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

不生，地非民不動。

動謂發生穀物

。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夫

下之所生，主於用力。

天下所以存其生，各由用力也。

用力之所生

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

財從力生，故用財不休也。

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

怨也。

上怨下，下怨上，多稅。

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

民既貧，則

盜賊故
禁不止也

衆有遺者其戰不必勝

戰士故戰不勝

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

損瘠則死期將至故守不固也

故今不

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
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勸農。量國費實虛之
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

名新作矣人

莫不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隔。

無限也閭閻不

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

民毋自勝矣。

自從也。既不設備。則盜賊無從而勝。

食谷水。巷鑿子力水。

巷井則出
者生其姪

攻

易得交通

于女

樹木茂
姪非者官

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母自正

矣鄉母長游

什長游

里母士舍

士謂里對每里當
置舍使對居焉

時無會同

鄉里每時當有會
所以結思好也

喪蒸不聚

蒸冬祭
祭名禁罰

不嚴則齒長輯睦母自生矣

鄉里長弟
當以齒也

故昏禮不

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

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見黨與成於下

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亾國弑君之所自

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

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

謂原本尋求

論上下

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祿賞

為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

戰功曰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

象上及行祿賞翻在衆下故不務盡力也治行為上爵列為下則豪桀

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

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

則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則百姓非但疾怨非上

又輕賤爵祿也

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

也

不論志行使之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

在爵祿之位也

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
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桀材人不務竭
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
母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母以使臣臣母
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偽竭在
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
為盡在於敵矣竭盡也故曰入朝廷觀
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
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

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

謂其立法但能害近

遠而不行親近

令一布而不聽者存。

不聽者存是令不行賤

爵祿而毋功者富。

無功者富則有功者貧也

然則衆必輕令而

上位危。

輕令則有無君之心故上位危

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

而兵弱。

良田所以賞戰士無戰志故兵弱也

賞罰不信。五年而

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亾。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

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雜本國徙都

邑以之有者異姓滅也。

有其國者異姓之人則宗廟滅也

故曰置

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

於其民可知也

計數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

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

臣導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黨與之

國不恃已以為親也而敵國不畏其彊冠敵之國不畏已以為彊也豪傑

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

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

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

不事積聚則國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為變不政常更化

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

臣

秦餘不
安其位

兵士不用

精勞之人不
懷其祿故也

國倉空虛

民偷
處而

不事積
聚故也

而外有疆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

居然
自效

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
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
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① 議論似韓非文勢亦涉呂攬衰世之象往往

厯雜煩碎音氣下欬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

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刑

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

有為必誅則善惡明爵

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

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

德故不亂於上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

不彊而治矣

三者謂法刑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得擅其用如此則法施俗成自斯之外

雖不勉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

不從理矣

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

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

之制而通其所開

其所廢上之制故統

故下與官

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

下謂

上謂權臣則亦分也

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

制者必負以耻

必負猶被也廢法制者耻辱也

財厚博惠以

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

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紅以示之其人自

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已者聖王之禁

也

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臣為君事故須禁之也

聖王既歿受之者衰

不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為國本則大臣之

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

越職行恩曰贅福下者君之事也今臣為之故

建按別不
註君既歿
則大臣之作
攝作成以射
人心使之

時人心必使歸已也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

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徑謂邪行以起疾也

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

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秦誓曰紂有臣億

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

以億萬之心以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

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

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為安也君失其道則大

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

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公公為行公道以為

私惠

賈私也以

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

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

容受博也

聚徒威羣成衆以

上以蔽君下以索民

錄人

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

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

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

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

其所勉力事

於王官私君事者

王之官私事則營

非其人而人

私行者聖王之禁也

臣既非其人故其人也

修行

則不以親為本

簡孝也

治事則不以官為主

選虛舉

母能進母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為己賜

臣

下交於人情舉人則以為己勞

為國舉賢持之為己之功

仕人則與分其祿者

薦人令仕得祿與共分者

聖王之禁也。交

於利通而獲於貧窮

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末業則衰孫廢故獲貧窮輕

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

下取於人輕然不難上致於君偽飾成重

利市交而漁分輕飲下以進卷此則民下附民相

反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

刑上威用附下成恩任君公法

求人私

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

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

列業也自有用少而家業富探寡而資財多則以打

法取於人故也

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為行非上以為名常

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

拂世非上反違法制以結連朋黨亦所謂

姦人之

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

貧賤

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發於勤勞可以致勢而權於貧窮也

身無職事

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譏言為民者聖王之禁也

註生也身以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間其言譏每極為人以求名譽非純道故

壺士以為亾資修田以為亾本

每以壺取

之也去之資若趙孟之為又修

則生之養私不死

此有

禮·禮記
卷之七
禮記

所備預則私養其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為市者時

其飾然後君失必矯其有不從則示聖王之禁也去就之形而要之故曰與上為市

審飾小節以示民鈞至時言大事以動上示則也

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黨

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簡隱行辟倚倚依也

行以所依也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國道上而道民者躬

行造倚所以道民聖王之禁也詭仁異禮大言法

行大為言譽以為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錯錯也聖

王之禁也守委閒居博分以致衆守其委積以開

致勤身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濟

人以買譽施人貨財其勤勞身甚靜而使人求者辭

多財故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

博順惡而澤者所順習者惡事善聖王之禁也以

朋黨為友以蔽惡為仁朋黨有惡相為以數變為

智以重歛為忠以遂忿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

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每國自有其

之交今雖身務歸於上而本臣無境外心有異託外深務於諸侯通結儲君援隣敵以往

陵上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

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自見

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

養民謂之緩行故莫敢起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

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少耕多謂之蘇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

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

其位樂其群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

則止而尋也故踰其官而離其群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

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

之以恥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

刑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辭周文之弊利巧不慙乃其末流漫如赴壑散
塵如搏沙巧盡而喬粗反入拙矣夫文心無慙
不自檢裁徒開唐宋之溺此類也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
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
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

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

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

殺無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令當行而不從令者

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設令者必不故曰令

重而下恐為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

可者在下不謂之君雖日出令至於可不必與下

夫倍上令以為威則行恣於己以為私百吏莫不

喜之有倍公則得成私虧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

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可石定於下

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母危不可得也。下隱則上危也。

今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

敬也留者不誅是教不敬今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

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人今出而論

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官謂百官可否定於百官則是威下

也。分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益謂增令者損謂廢令者二者

不罪人為邪途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為

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

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

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

凡此皆上開其隙則成在也

故令

一出示民邪途五衢

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則五衢開通

承上五將以之途君出今不守于一道下渝令而

邪衢于五途途由于民而衢開于上非彼趨邪我

示之也而求上之母危下之母亂不可得也

五衢開故

也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

末生謂以末業

為主而工以雕文刻鏤相釋也謂之逆

釋驕也人有飢色不

忠束以殺之反以雕文相驕故謂之逆

布帛不足衣服母度民必有

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釋也謂之逆

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

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釋也謂之逆

社稷有危人皆當效死

今反以無分役

相驕故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

為行制死節

爵不論能故不為行制祿而羣臣必

不論功故不為死節也

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

諂事便辟為

榮華以相釋也謂之逆

不義富貴志士所以耻反以為榮華而相驕故以為

逆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

經常也何謂朝之

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

無能受官謹於法

今以治不阿黨

挾法從私謂之阿黨

竭能盡力而不尚得

不貴

苟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

殺命受祿不過其功

不求

多服位不侈其能

不以小居大

不以母實虛受者

有功而

後受祿

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

上

從君欲也

所貴賤不逆於今

法也

母上拂之事

拂違也

母下比之說母侈泰之養

適也

母踰等之服

禮而度也

謹於鄉里之行

信而信也

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

行君令也

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

樹執

畜長謂務也

務也

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

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功虛取奸邪得行

能上通

賤經臣則邪臣進

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

令難行

俗無常故也

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

足

輕本務故也

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

通則大臣不和

小人好事

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

不捷

人心不一

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毋以固守

人

則也

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

見一而制况燕有乎故國

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

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

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

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
先時服近習故禁不勝於親貴則不行於便辟法
令乃得行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
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
不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
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
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
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率士不輕敵而求兵
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

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

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強大征伐不能服天

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而立下亦有兵

有與分爭征伐有自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

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

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為鄰矣天道之數人心

之變所以與危亡為鄰則以天天道之數至則反

終於下者盛則衰日中則昃人心之變有餘則驕

不足者驕則緩急天道人心相應恒象有人而

曰天無天而不從人也天之至反盛衰如冬夏如
晝夜何平而不陂易窮而不通故天無至人有餘
者至天無盛人驕者盛易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
兢兢惕惕以危盛保盈之不皇而皇驕哉緩怠哉
高明鬼矚矚未即禍也矚吾有驕之斯禍之矣凡
天下之禍人之心何者不敗于驕而守于畜故曰
畜是謂早服早服早復也不遠無悔在斯與驕乃
何能周公之才之美不足觀矣夫驕者驕諸侯驕
諸侯者諸侯失於外天子驕則諸侯叛緩怠者民亂於內

緩急必輕於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者必

失外亂內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

不攘奪人雖衆不緩急不做下國雖富不侈泰不

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為天下政

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

器三攻而錢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

者而自有國正天下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

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

下而亡亂王既不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滅三器

管子卷五十九

越。精。才。自。諸。侯。而。為。天子。越。精。此。言。自。天子。而。為。諸。侯。

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也。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言六攻能敗三器者謂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謂親也。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也。雖無功而可以得富者。謂巧也。佞九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

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為自用。

民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民毋為自用，則戰不勝，戰故人不自用其力也。

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圍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為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為六者趨，錯於斧鉞，不為六者益，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管子權卷第六

唐司空房

玄齡

論

明道氏卷

長春

權

法法第十六

兵法第十七

法法第十六

外言七

(詳)周天下八百年至久久斯大大斯弛弛斯湯
濫濫斯極春秋不王猶有五伯持之後而七雄
割分毒爭體且不屬而主體又可知矣運之極

也故文亦似其運末大而脉不落膚溢而筋不收革寬而骨不舉形臯而氣不鼓態弱而神不王病者所謂不仁不隨腫腓痺著肉食而尸行者耶病久將劇將爛將盡此周秦之交百家處士橫議彌昌彌不振矣如此等批管其類也多厭不足觀故周文自孟莊以降庶幾懸辨乎江漢之間稍稍南音然不至後之下流歸墟一逝不反也最者荀韓且勞縱無復神氣呂氏挽而收之又已薄嗚呼時也

舒段落語句時佳可以山采不可田穫。篇不成章散次其旨無奇而專主必刑刻法法宋餘食耳雖行實瓊又似拾餘

不法法則事母常

不其法以法

法不法則令不行

雖後設法不淨法之宜故令不行

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

行則修令者不審也

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審而

不行則賞罰輕也

修令者既審而猶不行重而不

行則賞罰不信也

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信而不

行則不以身先之也

賞罰既信而猶不行則故曰

禁勝於身

禁也

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

賢

不舉不若不用所以有待

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

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

危人不能不若不免

廢人而復起殆

既廢更起或發其宿嫌

可而不為殆

可為而不可為多

生後

足而不施殆

足而不施疾必生

幾而不密殆

幾事不密則害

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

所謂君不密則失臣

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母內

不謀母自入也

人主孤

而母內則人臣黨而成羣

君子道所則小人道長也

使人主孤

而母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

大過也。

君不容

民毋重罪

過不大也。

有大過

後有重罪

則

民

毋重罪

毋大過

上毋赦也。

不赦則懼

上赦小過

則民

不敬

有

罪積之所生也。

以所謂積小成大故曰赦出則民不敬

不誅則

惠行則過

日益

非過而

何

惠赦

加於民而

安用敬

則

困圍雖實

殺戮雖繁

姦不勝矣。

待救也

故曰邪莫

如蚤禁之。

無使滋蔓

救過遺善

則民不勵

過不赦

有善不遺

勵民之道

於此乎

用之矣

故曰

明君者

事斷者也

君有三欲

於民

三欲不節

則上

位危

三欲者

何也

一曰求

二曰禁

三曰令

求必欲

禁必欲

令必欲

求必欲

禁必欲

令必欲

求必欲

禁必欲

令必欲

求必欲

禁必欲

令必欲

求必欲

得禁必欲止今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

禁必欲止今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

寡禁多者其止寡

法令滋章

多者其行寡

則行

故其求而不得則威日損

獨唱莫和禁而不止則

刑罰侮

忿禁愈化

令而不行則下凌上

不稟其命

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

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

聽下不聽而彊以刑罰則為人上者衆謀衆為人

上而衆謀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

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

又移之如是則廢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

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志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

力必竭數也數理也國無常經人力必竭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通必然

之數也如景與響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

貴者立私議者常自恃為貴也國母怪嚴詭行自亢母雜俗母

異禮士母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禮士皆公議倨傲易

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易令謂變令錯儀謂別買儀畫制謂更畫制凡

此畫以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

之以誅僂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

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而退者則令

自此不行矣

立議分爭迭而不誅從此之後令不從行

故曰私議立則

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盡制變易風俗詭

服殊說猶享

立私說尚能平主況其倨傲易風俗而猶有立者乎

上不行君

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易國之成俗者命之

曰不牧之民

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合鄉里但率意自為易國之俗故曰不牧之民言

其不可養也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

於能闔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闔

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民從卒輕患

而傲敬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

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則習而易化法故曰大人

害故久而不勝其禍

犯法漸廣轉故危母赦者小

害而大利者也

人初不悅故曰小害創而修德故曰大利也故久而不

勝其福

家正而天下定則太平故赦者犇馬之委

纏必致覆

供也

母赦者瘞

疽疔也

疔

疔之礦石也

疾可爵

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未可以

求之也

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是之尊爵重祿財可與之圖難犯危也

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

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禮以辨非以華。苟辨之
而足為侈何為懿哉。云軒冕不求美爵祿不求觀
宗廟室榭不求美。大曰儉其道有意乎二代之選
思乎。覺周文公之于文過矣。周帝王之盛帝王之
極也。極則思反。是以曰何知禮意。曰寧儉。又曰少
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
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
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曰皆備體則
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文有三休也武

母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

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

仇讎也惠者生其禍故為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者生其福故為父母

也母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能追之悔也雖有過

亦不甚矣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

官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

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

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無開游之日財無砥滯

滯久積也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未

而為所謂先時者也當刑而賞故曰妄與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

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

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則是上妄誅也上

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生故曹黨起

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

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

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

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者立

者卒則主位危矣。而文與墨子近長條黃葉系纏而下于戰國又為末波矣。退之認錯作祖故反文而文亡以至數百年莫累不了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審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為之用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為之用者寡也。然則為之用者衆則尊為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為已用也。使民衆為已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

自孔子
不以用
法至法用

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
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誅議民不誹議則
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
母常經國母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
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
而姦邪作矣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
為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為愛民矣
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用人者當以
法令以愛人廢
法而用之則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
人不可用也

其效元
善於治之
其此極矣
為之用而
其善者
其善行
其善之
其善也

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母可與慮害

已者至善也夫善用人者必以法其不從法甚者危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致此

極則姦者不敢為邪善者悅而從明王在上道法

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好者私欲也故所惡者公義也

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儷而斧鉞不上因私不以下有

軒冕有所許儷不因上有私如是則賢者勸而暴

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

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

使之民不敢轉其力轉猶也推而戰之民不敢受其

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
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之
母妻子完安於內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
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指國
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
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失於國也言國無小與不幸而
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削亡者其削亡也則以
反主有失故也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
之德行得於身也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

之謀慮得於外也然後功立而名成

言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

名者其有功名也則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

以臣主有得故也求得道而導之得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興利

除害期於興利除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

先令之失

先身無害而有君然後可以及物今君獨立無與則是有害故甚可傷所以然

者則由先令之失也人主失令而蔽失令則為下已蔽而劫

已劫而弑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

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

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

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

臣得執期年君雖知其不能奪無如之何也

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

亦無如之何也

故春秋

之記

春秋即周公之史也

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

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

遠於萬里主運危言政可與四目四聰四門對

書宸座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于

日而君不聞

其事適在堂上耳

此所謂遠於百里

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

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

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

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廷入而不出此則左

遂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則左

也滅也入而不至謂之侵其事既入不得至於君出而

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滅絕侵壅之

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

政之不行自致侵壅非由杜門守戶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

戚法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

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

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九此上事其勢不政

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

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過明正以

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正者中立故

不及者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正在於非正則傷

國一也過猶不及也勇而不義傷兵不及於勇仁

而不法傷正不及於仁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不義

則失宜法之侵也生而不正不正則入故言有

辨而非務者言辨而浮誕行有難而非善者行難

地。於此乃
其明

正善也故言必中務不苟為辯行必思善不苟為

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

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

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

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一曰

管子稱古言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

人也。人君之德行雖當威嚴既不能事事盡賢曰

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此人曰

君也。謂其遺備德成不察其是非有故為其殺生

即從而貴之豈敢更論其高卑乎

急於司命也。

則乘人君之勢怒則伏尸流血喜則

則當

時名法家指一而途殊各自立說參差同異故並

收之其起議轉入紆曲可尋說亦彊詞耳君天所

制也上下定制豈獨在司命之權乎權必以道行

權術則末矣富人貧人使人相畜也。

人君富人亦可

使以富畜

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

貴人亦可賤人亦可

臣賤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

六者謂生殺

人臣

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

人臣事君亦望

操君臣之

會六者謂之謀。

君臣所以相合

六者在臣期年臣

不忠君不能奪在于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奪故春

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

君父不智也今臣子得此六者六者在臣則主赦

矣主赦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赦令

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令入

而不至謂之瑕君臣相間故曰瑕牽瑕赦壅之事君者非

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

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

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

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不行謂之障禁
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
守其戶也為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
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
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
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
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民不服法死
節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
也

服行也
先自

凡論人有要

論人
才

行
務

物
之

人

無大士焉

大士不務謀而接物

①通

道以物物道集虛而一

務物者博溺心文滅質求滿而反得損也非我制

物而物為制也

矜者滿也滿者虛也

所謂滿也

滿虛在物在物為制也

既滿而虛則矜者細之屬

也自矜者小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高士必

人之類也自矜者小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

高士必

道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

智士必知古

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

業者愚士也

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是事

業如此者可謂愚士釣名之人無賢士焉

賢士必修釣利之

君無王主焉

王主必度義而取利

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

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王

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

而不能已也

而後勳明君公國一民以

聽於世

賢明之君必公誠心

忠臣直進以論其能

忠臣必直

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

惟賢是與

忠臣不誣

能以干爵祿受保也

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

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

雖未大治

今以誣能

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

之人易知也

誣能之人易知

起下文也臣度之先王

者臣管氏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

陶為李

古治獄之官

后稷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

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一事也以事其君今誣能之

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

立亦易知也

結上文也

故列尊祿重無以不受也

德不足

與其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

直以勢利官大故每舉必從之

以此

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者也世無公國之君

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則無成功之臣管若

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而殺之

三代無能授於有能

管子權

卷六

七

管子

失之湯武得之今之天下而刑殺我貧民傷財莫大

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四患者明矣古今莫

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古今惑也兵有四患

五材並用則不當廢廢與之理難明故惑也通當廢不廢古今惑也是

反語不可作正解兵者不得已而用也不廢其當

廢為佳兵欲廢其不廢為忘戰此二者不廢而欲

廢之則亦惑也二者謂廢與不廢不廢此二者

傷國一也廢之則冠來無以禦國傷國不廢黃帝

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資用也率土

資用也率土

臣故曰制
在一人

當此之時也兵不廢今德不及三帝天

下不順

三帝之時天下
皆服不須用兵

而求廢兵亦難乎故明

君知所擅知所患固治而民務積此所謂擅也

擅

也君之所專為在於
為家治民務積聚也動與靜此所患也

動靜失宜
則患生也

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猛殺之君不

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殺之君者輕

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

輕誅則非正故
道正之士不安

道正者

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亾矣彼智者知吾情偽為敵

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

智者即道正之士
彼此亾
之敵國既知我情必為敵

謀我所以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

者重誅

難為誅

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

不革則羣臣比周羣臣比周則蔽美揚惡

蔽美揚惡

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

內亂明君不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為

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

寶不為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①管氏兵法一篇其寄軍之中權九合之勝略
耶三略素書之遺符耶過十三篇矣彼多方此
守一彼神術此術神彼妙法此妙道由道入兵
從一而散之由兵合道歸一而神之正正奇奇
幻幻元元無方有方有際無際所謂皇帝王伯
之分也究于皇帝王伯之無分其旨遠其文妙
其權秘其法正范蠡所引兵志外無更玄者管
氏以教士三萬人橫行于天下此耶即不出管
氏抑計倪陽夷之沅託為書明道吳起以後無

此兵論矣白豎子毒逸不知法韓王孫亦不知
道○道一以貫之有一神出奇無窮可用十三
篇又可為十三篇十三而無一圖之驢皮之布
勇之狗也予故曰兵本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適德者王

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

以成者也夫皇帝王通隨世立名者也其實則一也謀得兵勝者霸所用必
故霸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

霸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於道則未備於德則未至然用之上可以輔王下可以成霸

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禁者也
權者所以知輕重既不知

兵勝則夫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戰不

必勝勝則多死雖今得勝死者已多得地而國敗雖復得地既貧且死

所以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內貧不勝國敗也四禍

其國而無不危矣一舉兵而國曰危大慶之書曰

謂大陳法度之書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焉

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為此四者若何四者謂不貧得勝不死不

也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

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

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利則號制有

發也發今制度數器備利則有制也有制則法度

審則有守也有所守則法度審也計數得則有明也計數得則

治衆有數有數存焉勝敵有理勝於敵察數而

知理審器而識勝器備利則明理而勝敵勝敵若

也理定宗廟宗廟定宗廟定則遠男女男女安則官四分既定且

分官以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

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兵主則人懷苟

野無吏則無蓄積野無田吏則人惰官無常則下

怨上官無常則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器械不

官無常則不為故下怨上

徵見凌故朝無定

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

賞罰不明則人無所生故輕其

產故曰早知敵則獨行不待則久而不匱器械

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

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

窮窮皆重有其事

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

有數則遠可致有制則強

可縱通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所謂危危窮窮也三官

五教九章為不可勝以待可勝也唯精乘瑕唯堅

陷隙未取而乘精亦傾未隙而蹈堅亦毀兩者合

而兵勝未嘗勝也能乘不勝耳故曰致遠以數縱

強以制則有制之兵如此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

也

任猶載也謂今之假裝也

通大將主旗鼓戰則親鼓所以任

任將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

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

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

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

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春

尚之類

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

謂坐起

三曰

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

短兵各有所利速用長近用短也

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說

士乃玉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負恃也恃其便習而勇也九章

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

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

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

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韞章則載食而駕韞韞也謂

韞其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

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於不意彼不能測知

也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初舉察

道帝通德王曰兵非備道至德也既分矣此曰始

無端道卒無窮德又以兵歸入分而淺合也道無
不貫之物德無不載之事武無遺文之用其粗者
分其精者合主其精以運其粗故徑乎不知而發
乎不意不意不知神矣神妙萬物而為言也一粗
一精一經一緯一文一武分也未始有分也道德
猶然借名而何分於兵不分歸於一故曰明一者
皇至矣盡矣吾何以守兵法之神乎以此非一焉
有端矣有窮矣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
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偽詐不敢竊而者備施

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發乎不意徑

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

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因便

故無行無常行既准利故亦無常也兩者備施動乃有功而

與行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

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恃固不拔拔持固之字

功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用兵之道常能處

行而不留也必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

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匱也一氣專

定則傍通而不疑

精一其氣專而

通

入道之言二

則神定則慧陣勢變于風雲兵械決于鬼神將心

定于太山厲士朴械則涉難而不匱

士既厲械之利故不匱

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為用

既無疑匱敵乃為用

山阬不待鈎梯

習山故也

歷水谷不須舟楫

習水故也

而徑於絕地攻於恃固

通

陵山歷水越王八千之

君子也何絕不徑何固不攻不守不拔因便准利

之法靜如山徑絕攻固不疑不匱之效動如風獨

出獨入而莫之能止

見其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

隙故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

得既寶王必還精勇與俱故曰不獨入也通雖獨入與衆俱入寶不必

改實寶言貴也寶不獨見與精勇俱見之故莫之能歛寶

所以禮神使無水旱之虞故取之不蠲也通不神之所以為神故用于

獨出獨入寶于不獨入不獨見不獨有衆為用之

公有不自用之虛有不先為用之無無而無意無

意而神神常玄常妙也故無而有無而有我不知

出入人安意吾出入無名之至盡其取寶玉也潛伏不名至能盡

獲而不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既盡寶玉皆非彼所意故不能疑度

謂之通莫能止以吾獨出獨入鈔無名也無至盡

盡不意卒然而來卒然而應運其天機而無心神
矣何能疑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通
至此又歸道德上以無端無窮運之為獨神此以
畜和養合臣之為衆強獨神妙于中權衆強勇于
進固以此談兵有本之論乎加韜鈴一策和合故
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我之軍士悉
不能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六
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器章十號自一至以下皆
得而故能全勝大勝全勝謂全我而勝敵
也

故能守勝

無守謂不守一數故能常守其勝也

數戰則士罷數勝則

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

戰

以服之其次一之

雖勝不

破六勝強一之至也

不以勝為

大勝故能破

亂之不以變

亂敵不

敵乘之不以諂

敵

不以勝之不以詐

以詐謀

一之實也

九此皆至近

則用實遠則施號

十

力不可量彊不可度氣不

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

原本也凡此皆我若

時兩寡若飄風一之終也

用衆貴詳審故若時兩

為卒至皆以一

通

一道之元也明一者王則

至善不戰乎不戰而戰道具矣其次一之一以御
萬萬生于一以道而行戰戰而不失其不戰也曰
至曰實曰原曰終一之變通至此然皆其不可知

者則神乎神故妙于有而蓋于無無一之元也利

適器之至也。其兵刃利而適者用敵教之盡也。士卒

而敵者則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造不能盡教者不

能用敵。器既不利用教又不用盡敵不能用敵者窮

能用敵。則不孤豈能用之哉不能致器者困。既不能致器則無遠

及候故也。不能致器者困以應敵故也。所以統其出入異

用兵則可以必勝。兵健日所以統其出入異

傷其敵

出入異塗或有所傷也

有①我出敵不知

其所入我入敵不知其所出變化異塗敵不能應

戰則勝攻則克深入危之則士自修

深入敵圍其

置之死地故士

自修以求生也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為兵

也使敵若據虛

居常若搏景

擊無

①不測我之實

則據虛不見我之形則搏景無設無形焉無不可

以成也

無策可以設無形可以尋

無形無為焉

無不可以化也

無形可以觀無計可以為

①無

不可以成化無不成化也有則有礙無則無方無

方不測神之用乎如天之行而萬物成矣化矣此
之謂道矣無形述可尋①無設無形無為結上無
名之至盡神乃謂道若凶而存者後而先威不足
以命之善用兵者體道以為變化者也故若凶者
之遠②兵威事也道所以用威威而不神法也教
得窺之神行其威法無法也變化而不可知則道
借于威而非威也

管子權第六卷終